



毕飞宇 著

林红的假日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三味文学馆·当代小经典

毕飞宇 著

林红的假日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林红的假日 / 毕飞宇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
2010.4

(三味文学馆·当代小经典)

ISBN 978-7-5008-4702-1

I. 林... II. 毕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61816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
(010) 82075934 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45450 62005042 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 毫米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50 千字

印 张: 7.375

定 价: 17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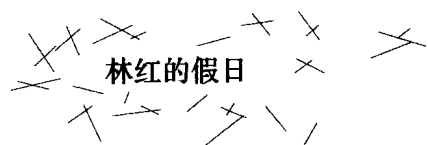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林红的假日 ---- 1

青衣 ---- 55

玉米 ---- 137



十分钟之前飞机和太阳还都在天上，转眼飞机和太阳就一同落地了。林红走出机舱的时候侧过脸去看了一眼太阳，夕阳又大又红，依偎在地面，一副姣好而又无力的样子。机场的跑道两侧长满了狗尾巴草，毛茸茸的，大片大片浸淫在夕阳的彤光之中，像一种没有物质的燃烧，寂静安宁，却又如火如荼。林红看到了太阳的苦痛种种。这种过于绚烂的挣扎给人以倾尽全力的印象，隐藏了不甘或别的致命感受。

林红闻到了大海的气味。机场远离大海，然而大海的气味在海边的城市里无所不在。海的气味闻上去又清醒又混沌，有极好的背景感与空旷感。林红深吸了两口，她的身体一下就进入假期了。林红的这次远行差不多是隐秘的，她选择了这个北方的沿海

城市。林红喜欢这个城市，绿色山坡上的绛红色建筑至今保留了相当浓郁的殖民地气息。殖民地气息有益于人们忘却故土，至少在心理上产生身处异地的恍惚印象。

处理完青果的事林红便感到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对劲了。青果是文艺部的记者，一个又漂亮又能干的丫头，林红对她的印象一直都是不错的。公安人员深夜一点钟扫黄，居然把她和那个香港“著名歌星”扫出来了。香港“著名歌星”下午才到南京，从认识到上床你说能有几个小时？青果不声不响就是把这么大的动静全做掉了。到香港“著名歌星”的客房里扫黄本来只是一个误会，闭上一只眼完全可以混过去的，可是香港“著名歌星”的脾气就是太大，他用糟糕的国语反复高喊：“基不基道我系谁？”公安人员下不了台，只好“不基道”，便“带回去看看”。这一来青果的事便捅开来了。

林红是总编，又是女人，出了这样的事只好亲自把青果叫过来。青果的生活不够严谨，林红听说过一些的。林红就弄不懂，怎么男人到了她的面前不是聪明过度就是五迷三道的，是得好好问问，好好叫过来谈上一次。当然，这样的事总是好做不好说，青果不开口，林红也不会太过分，虚应几句，教育几句也就过去了。青果进门的时候披着长头发，一副美好如常的样子，一点都看不出深夜一点钟的巨大打击，一点都看不出羞愧、悔恨方面的

积极心情，林红只看了一眼脸便沉下去了，挂上了脸色。她这种样子不给点颜色是不行的。青果的手上捏了一支鹅黄色圆珠笔，笔尾咬在嘴里，说：“林总你找我？”她的口气也太朝气蓬勃了。林红端详了半天，确认了青果的样子不像装出来的。林红便不开口，用右手示意她坐。青果坐下来。林红注意到青果“坐”得实在是漂亮，双腿并在一处，下蹲的时候腰和屁股那一把有非常微妙的韵律，真是美不胜收。这个小女人就是能把最日常的动态弄出无限风情来。这是练不出来的，只能与生俱来。林红看着她，保持了一以贯之的严厉做派，这是整个报社都明了的林总风格，不苟言笑，不怒而威。林总的行腔、走姿、手势、发型、衣着乃至眼神，一直都是严谨的、逻辑的、政策的、纪律的，同时也是几年如一日的。所以林总有魄力。林总从头到脚、一言一行都印证了这句话：简洁就是力量。

还是青果先开口了。青果说：“林总有事情吧？”林红说：“是你有事情。”青果又咬圆珠笔，把眼珠子插到楼板上，侧着头反问说：“是我和那个香港人睡觉的事吧？”林红便语塞，料不到青果把“睡觉”说得这样镇定，说得这样一丝不挂。林红不喜欢青果用这种新闻语体说“睡觉”的事，脸色越发沉重了，便走到门口，给青果倒了一杯水，顺手把门关严。青果接过杯子，莞尔笑过了，抿了一小口，倾着上身把杯子放到桌面上去，还原的

时候顺势把胸前的一缕头发甩到后肩。这个动作做得比“坐”来得更见风情。这个小女人从哪儿弄来的这么一身女儿态？林红看在眼里，脸上却静如止水，坐进椅子过后林红说：“你也不小了，怎么还这么容易上男人的当？”青果抿了嘴笑，用鹅黄色的圆珠笔不住地捋头发，脸上是追忆往事的样子。青果说：“是我提出来和他的，怎么是上当？这种事谁会上谁的当？”林红听到这话胸口无缘无故地一阵乱跳，林红的儿子都上小学了，居然在总编室里听一个未婚女孩给她讲“这种事”。林红的方寸无缘无故就是一阵乱，方寸一乱嘴里竟跟着乱了，随口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和他做这种事？”这话一出口林红就后悔了，看见青果冲着她无声地微笑，还无声无息地摇头。青果摇过头，挑着眉梢说：“林总你到底想让我说什么？”这话不上路数了，简直是挑衅了。林红站起身，面色微红。今天真是见鬼了，今天怎么也不该找这个丫头来谈这种事情的。林红大声说：“我什么也不想听，我不想听这些乌七八糟的事！”青果侧着的脑袋点了两下，接下来眨了一回眼睛，眨得很慢，一慢就有了更复杂的意味。林红说：“这件事我是非常重视的。”青果说：“林总你也是，我睡都睡了，你怎么还这么挂在心上。”口气里全是四两拨千斤。林红急于完成话题，总结说：“你还年轻，应当把主要精力花在学习上、工作上，而不应当像现在这样。”青果接过话说：“放在床上，对不对？”

林红被这句话呛住了，半天没有开口。青果抱着两只胳膊，突然把话锋岔开了，笑着说：“林总你其实很漂亮，也很年轻。”青果把这话撂给林红，林红一点也弄不清这句话是奉承还是挖苦。林红脱口说：“还可以和男人厮混，是不是？”林红一定是心情太坏了，这话由一个总编说出来怎么说也太轻薄了。林红意识到不妥，立即语重心长起来，说：“你还小，你那样生活累不累？”这一回轮到青果不开口了，青果把林总从头到脚打量过一遍，慢声细气地说：“林总，你这样活着累不累？”这是什么话！你听听这是什么话？林红在这张桌边和上千人次谈过话了，从来没有遇上这样被动的对话局面，都是别人成了“工作”，让她来“做”，绝对不会让别人去“做”她的“工作”的。林红居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不是引而不发，是真的说不出什么了。林红就差说“你给我出去了”。幸好那部橘红色的电话响了。林红立即拿起耳机，听了一回，捂了话筒转声对青果说：“你先回去。”林红在拿起耳机之后缓过了神来，严肃地说：“希望你再想想。”这件事到此为止。林红这辈子都不想和这个小女人说这件事了。林红对着耳机说：“哎喂——”

林红感觉到累。整个组版会林红都有些恍惚。用青果常用的话说，怎么好好的就“没劲”了。这种累很真实，成了肌体的某

种组织。其实林红一直都是这样的，只是被日复一日的事务遮掩住罢了。那些事务没有一件不是“重要的”，“意义重大的”，上级指示，下级汇报，人事调配，内部改革，君子陈言，小人告状，食堂管理，设备更新，纸张涨价，人民来信，还有老干部去世，女记者生产，工会拔河比赛，年终双向选择，老高要调房，小吴要职称，刘东想入党，陈峰谋发展，都是大事，她都得过问，“重视”。一大筐子的事情每天等着去“领导”与“被领导”。样样事情都“重要”，“意义重大”，更要紧的是，她必须让她的上级与下级与她一样，以一种“重要”和“意义重大”的心态去参与这些工作。完成这些工作。这样一来她的上级与下级又成了工作，她得去做。反复与耐心地做这个工作“做”通了，“做”好了，那个工作才能做实，做稳。所以林红不能累，只有“打起精神”走华山这条道。小丫头说得不错，“你这样活着累不累？”小丫头明白，其实谁都明白，只有林红她自己瞒着自己，满面春风，沿着电梯上蹿下跳，随着车轮东奔西跑。林红像一场梦，在梦中行走，然而每一步都是身不由己的。不是她指挥着梦，而是被梦牵着走。剩下来的，那才是林红她自己，仅仅是一个睡着的自己。这么一想林红就越发累了，对自己，对组版会上的每一张脸都产生了敌意。

然而林红不能不这样。她不这样就不能在自己的梦里行走，

而成为别人梦中的一只牧羊狗。再虚妄的梦也是自己的好。

如果年轻十岁，二十岁，你是做林红还是做青果？林红这么问自己。林红在组版会上走神了。她的表情是严峻的，像头版的头条。林红看到了黑体的横排标题：做别人还是做自己？

林红不知道。

林红把手伸进了口袋。她摸到了一块硬币。

而组版会正在讨论头条。社会新闻部坚持只有上状元街派出所的那篇报道。社会新闻部说，济南有交警，上海有徐虎，我们不能落后。我们要有我们的英雄与英雄群体，状元街派出所应当宣传。经济部说，经济报道历来是我们报纸的特色，重中之重，7208厂有那么多下岗工人，经过内部挖潜，有“相当”一部分女工又回岗了，这样的报道对稳定与发展都是有导向意义的。

林红对自己说，国徽是自己，字是青果。林红在口袋里晃了晃，摸出来，是自己。林红说，三盘两胜。又晃，还是自己。这是命。然而林红不甘，决定五盘三胜。就赌这一回。

夜班部的坐在林红的对面，笑着说：“我们不要争了，抛硬币。”

众人一起笑。林红抬起头，看了看左右，左右没人，不会有人看到她的动静。林红放下硬币，双臂搁到椭圆形桌面，板起了面孔。林红说：“这样严肃的事，怎么能当儿戏？”

组版会静下来了。人们把身体靠向了椅背。夜班部的脸上有些挂不住，说：“总得解决吧。”

林红意识到刚才的语气重了，说：“人人说你是小诸葛，这么小的事情就把你难住了。郭部长常说，党报党报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重要。明天一篇，后天一篇嘛。”

大伙又笑，“小诸葛”当然也笑。经济部的掏出红塔山，撒了一圈，笑着说：“两个文明重要，我们自己也重要。抽一根。”

林红把手撤回，摸出硬币。是字。

林红回到办公室，在青果坐过的椅子上坐下去了。累。眼眶里头也干，像欠了几天的觉似的。她把自己的总编办公室打量了一遍，目光却在洗手架边上的那块香皂上停住了。办公室里一切都是公物，包括她自己，而那块香皂却是她掏钱买的。香港演员杨采妮女士曾为它做过广告，杨采妮的声音沙哑中带了一股娇媚，她都那个岁数了还能那么嗲，也看不出什么不妥当。“女人就该对自己好一点，不是吗？”

林红弄不懂自己怎么就买了这么一块香皂了。女人就该对自己好一点，不是吗？

这么一追忆林红就更累了，甚至都有点难受了。林红渴望一块香皂，它不是用于清洁，不是用于洗心革面。林红渴望一种滋润，一种成堆的泡沫。它们蓬勃、轻柔却又纷繁地裹满整个裸

身，不顾及他人，不顾及审视，是自己与自己的一场游戏，一次过家家。它们的气泡因为阳光的直射而剔透，而五彩纷呈。林红可以张开双臂，拥住自己，所有滑腻的感受全是自己，别无他物。林红就是想对自己好一回，就是的。

林红无处下手。所有的累与难受全在这儿。

司机从内线打来电话。林红拿过内线话机，说：“你先回去。”天天是司机接，司机送，走到哪里身边都少不了这么一个不相干的人。中国人当了屁大的官就开始抢车，实在是一件可怜的事。最终抢来的不是车，而是司机。司机们一个个耳聪目明，专门替别人侦破你的生活。总有一天司机会成为前轮，而你只能是后轮，除了出一场车祸，否则后轮就会不停地跟着前轮飞跑。

这么多年来林红第一回用自己的双脚往回走。林红绕到街心广场，正是华灯初上。这是城市的经典时刻。城市总是在这个时刻展示出它的迷人侧影。路灯们静然不动，而车灯则悄然流淌。人群像鱼，在灯光里明灭，在斑斓里或隐或现。林红走在人群里，居然产生了“进城了”这个古怪念头。林红在大街上居然记不起这些年自己生活在什么地方了。生活在这里，这句话被生活弄成了这个意义：生活在别处。我们到底生活在哪里，已经成了一个问题。

走在林红前面的是一个漂亮姑娘。她的裙子与其说裹住了身

体，不好说展现了身体、丰富了身体。一本书上说，爱看女人的不是男人，恰恰是女人自己。林红想起了这句话。女人看女人比男人看女人往往存有更为幽邃的心理纵深，更加难以言说。漂亮的姑娘们长得都像青果，都会坐，会走，静有静姿，动有动态。林红记起了自己的“姑娘”时代，她的“姑娘”时代永远留在乡村了，那时候林红是知青里头著名的美人呢。林红用对付植物的办法处置了自己的天生丽质，让它悄然自生，而后悄然自灭。对付植物不这样又能怎样呢？林红望着满街的漂亮女孩们，眼神和步履都带上了缅怀、无奈和酸楚的复杂成分。林红对“姑娘”时代的追忆是以自慰开始的，却无可挽回地以怅然结束了。林红的日子是一张又一张日报，可以公开发行的。没有隐秘，没有私生活。林红用内心的一声长叹打发了自己。华灯初上，美丽得像林红胸中的一块心病。

林红一直是一个好姑娘。好小学生，好中学生，好知青，好大学生，好记者，好妻子，好总编。人人都这样说。“好”是什么？林红感觉到“好”只是回过头去的恍若梦寐，或者是掉过头来的空洞如风。一句话，是人的植物部分。林红握住了那只硬币。如果再年轻十岁，二十岁，林红会不会选择放肆，然后再浪子回头？再“好”？天上地下地放任一回，实在是有些迷人的。这样一想林红就觉得自己白活了。“白活了”这个印象太让人难

过。林红的眼泪沁出来，泪水一下子就使大街缤纷了，变得通体透明。林红就想找个地方放肆一回，就想做一天“坏”女人，要死要活地放肆那么一回。

林红取出硬币。是字。

接车的是张国劲。作为兄弟报社之间的交流记者，张国劲在春节过后就飞到海滨来了。张国劲在前天接到南京的电话，大哥大里头居然是林总。林总说，她要到这边住“一些”日子。张国劲对着大哥大的底部大声说，你林总有什么话，尽管说，没有我办不了的事。林总说，还是我“亲自过来”妥当些，听上去事态重大。林总再三关照，不要惊动兄弟报社的领导，你替我安排一下，就行了。张国劲提着嗓门对南京说，林总你放心。

林红在出口刚一露面张国劲就迎上去了。张国劲很恭敬地叫一声“林总”，伸过手去抢林红的行李。张国劲开来了一辆崭新锃亮的小车，车体上全是马路两侧的广告倒影。张国劲替林总打开汽车的后排门，林红却绕到汽车的对面去，自己打开前门钻进来了。张国劲注意到林总的心情不错，一点都不像在南京那样生硬威严。张国劲高出林红一个头，可是多少有些怕她，她的心情好了张国劲的心情也就跟着水涨船高。张国劲上车后习惯性地戴上墨镜，拍拍车喇叭，很开心地说：“韩国货，还在走合期呢。”